偌大的集团企业轰然倒下，往往只需一根稻草的落下。  
  
    先前市场不景气，包括我公司在内的各家零部件生产商营业额至少暴跌三成，上季度财报净亏损数亿，股市市值更是蒸发了25%。虽说这是行业性的寒冬，但作为主要股东之一并兼任CEO的我在董事会例会中依然受到了其他股东的质疑，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真谷制造在逆流中反而给出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真谷是我在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我们之间针对的细化市场高度重合，在我近几年的准确经营下我们公司逐渐成长为能与真谷这一掌握业内命脉的老牌企业相抗衡的体量，因此我一直被对方视作眼中钉。  
    幸亏我们企业的体量够大，如此的大额亏损虽会伤筋动骨，但也不至于就此倒下。我在董事会上许下军令状后，回来便大刀阔斧去干，光凭收缩战线战战兢兢地止损，是度过这场业内寒冬的下策。这次公司的困境于我而言也是一次极好的能力展示机会，必须牢牢地抓住。1 {; r- a& T\* @8 Q  
    借助以前良好信誉积攒的各种生产资源、人脉和线下销售渠道，我通过数周的拜访，还是从真谷手中抢来了不少大额订单，其中不乏各种稳定的政府采购订单，这批订单一旦完成，我们不仅仅能扭亏为盈，并能稳定地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可以说这场战斗我已经战胜了大半，离最终打倒真谷又接近了一步。' I% X6 R7 M9 l\* w: G0 `( Z) o  
    为了能如期交货，我四处走访认识的银行家，民间资金团甚至地下钱庄，贷到了几亿的货款以缓解公司生产资金链紧张的问题。现在资金、订单都有了，只要将有序地生产并如期交货，就是我最终的胜利。' a6 \_- d( u5 X+ w2 x/ Z0 \_' v  
    然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供给链出了问题。负责供应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上游企业纷纷表示材料短缺，无法给我们供应。在缺乏原材料的情况下我们公司的生产部门自然无法展开生产，尽管手中捏着足量的资金和人力。这无疑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即便是生产停滞，每天工人薪水及设备维护的巨额花费还是要付的，每停工一天我们都需要承担上几十万的损失。  
     我急忙派全公司采购相关人员到处搜寻可供应原料的企业，除开一直跟我们保持良好合作的那几家以外竟没能找到其他的替代商，要不是产量太低无法满足，要不则是质量太差。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公司每天都在承受着大额损失，更要命的是离各项订单的预定交货的日期已经越来越近了，虽然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几家上游企业的电话都让我们打爆了，但现状没有丝毫改变的余地。) Q\* r! T8 m8 o6 Q$ P2 g7 Y: G  
     最终，陆续过期的订单还是给我宣判了死刑。各企业的大额订单在逾期无法交货向我们索要了高额的违约金，我们只能将生产用的资金用于勉强赔付，但并不够用。在吃着逾期官司的同时，包括银行、地下钱庄在内的各债主也开始上门催债了，此时我已经没有任何活动资金用于填补这个窟窿，多米诺的骨牌轰然倒下，留下一地鸡毛。在债主堵门、官司缠身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生产、销售都停工了，大量欠薪的员工围堵在公司门外，迫不得已之下，公司宣布破产，我的所有努力、财富付之一炬。1 |9 Z5 C, j; i' e5 w! ~) p  
    更可悲的是，几个股东之前见势不妙，早已卷钱跑路，还将这口黑锅通过账目偷移的方式转嫁到我的头上，在为亏损而愤怒的投资者示威下，还惹来经济警察的调查。我并没有能洗清自己嫌疑的证据。如此一来，这几亿的大额资金空当很可能就要我独立承担了，而我的财产早在先前的扩大生产线中消耗得七七八八，已无能力偿还。一时间，我从风光的企业家变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4 ^. H. s- L: g. A" E6 E  
    站在象征着公司曾经辉煌的宏泰大楼楼顶，而如今风光早已不再。我站到了边缘，看着地面上芝麻大小的行人，双腿在发抖。& p4 |) Y; Z9 W4 T  
    “别想不开呀，叶公子。”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我扭头向后看，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这个人正是真谷制造的背后大老板，也即是那个一直将我视为眼中钉的人。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么？如果是的话，恭喜你，你的目的达成了。”7 v; v. ]9 t; ~! G  y  
      “别这么见外吧，我可是来给你雪中送炭的哟。”  
        我冷笑一声：“雪中送炭？依我看，供应商不出货多半是你在搞的鬼吧？”  
        ”啪啪“，他拍了拍掌，“不错，你猜的很对。再提醒一下，你猜当时竞标的时候，为何你能轻松从我们手里抢过去大批订单？”  
        “果然”我苦笑着，“不得不承认，这次是你赢了。”  
        “你是个聪明人，你能用这么少量的资源跟我斗这么久，就这样死去也太可惜了。”来者双眼露出一丝精光，轻轻拍了拍手，几个穿着西装虎背熊腰的保镖突然从天台门涌出。: S% q% N: P  i% |" ]% F  
不容我多反抗，一张厚布蒙住了我的脸。一股浓郁的芬芳气味直击脑门，像喝醉酒似的，我的大脑被挤扁，昏昏沉沉。  
“我很看好你...”, E  O\* h5 M+ E& M; W\* Q2 v" a& K  
这是我隐约听到的最后一句话，紧接着我便失去了意识。  
+ {! U. P& m  g\* A+ c' K- r  
======================  
, i/ i3 S7 A3 g9 N\* l. N5 N\* P! \_  
      仿佛只有一瞬间，当我再次睁开眼睛，四周一片车水马龙，吵杂的市井声音灌入耳朵。我环顾四周，发现这里就是真谷集团总部的所在地，我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我记忆的上一个片刻还是在宏泰大楼楼顶，怎么就凭空转移到此处了？  
       我晃了晃脑袋，想整理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感觉后颈痒痒的。我伸手往后一抓，摸到了一股蓬松的发丝，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头向前倾着，大量发丝从颈侧掠过垂到肩前，我什么时候有这么长的头发了？往下一看，两个巨大隆起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眼球。  
      为了确定这是不是真的，我颤抖着伸手一抓，摸到有一定硬度的触感，这是胸罩！胸罩正有力地承托着胸前的庞然大物。  
      这远超我接受范围的事情迅速让我脑子一片空白，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不雅的动作吸引了小片路人的围观。我尴尬地放开手，快步离开了这个地方，我现在急需确定自己的身体状态。  
     仔细环顾四周，找到不远处的一个商城，我赶紧走进去并找到了卫生间所在地，但面对卫生间男和女两道标志不同的门，我却犯了傻，以我现在的状态应该去哪？进女厕会不会被当成变态？关键是，我并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总不可能随便找路人问自己的性别吧。  
     有些尴尬地站在厕所面前犹豫着，看了下胸前隆大的两团肉，我还是硬着头皮进了右边的女厕。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我走进了这个我一辈子从未踏足过的地方。  
    找到一面镜子，我打量着自己现在的形象。  
: I9 Q6 c- J5 j& E+ R) Y4 e  
    镜子中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一套全黑的女式正装。这个少女正一脸茫然茫然地盯着镜子。, G8 Y1 d" q; `$ q; ^" t1 E  
    这真的是我吗？我不敢置信地伸手触碰自己的右脸，少女也跟着做了同样的动作。# F\* B' B\* i0 @- y3 w, t( \_% o  
    除开那陌生而美丽的脸蛋，最吸引我注意的是她随意搭在背后的如瀑的乌黑长发，这让我想到了我的妻子李欣，或者现在应该说是前妻了吧。当年的她，正是靠着那一头柔顺的长发使我坠入爱河。1 k7 K. e) `, N  l1 p\* w+ J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需要确认。我随便走进一间隔间，准备把下身穿的铅笔裙脱下，但一时间却找不到该如何解开。在失败地摆弄了几次后，手有点酸。我伸直手掌甩了甩，却被它吸引住了。/ G0 g1 W3 [1 G  
    我伸出十指，端详着这只女人手。十根纤细手指涂着女性味极浓的浅粉色指甲油，这双手比李欣的还要娇嫩。毫无疑问，这是一双都市女性特有的纤手。但现在这双美手长在自己身上，却让我却感到十分怪异。4 D- m) R6 A9 `6 J& z. \) k# }  
     不管怎么说，还是先确定那件事比较重要。等到手不酸了我再继续摸索着，现在的力气太小，连脱件裙子都能导致手指酸痛。/ b% ?% B4 B9 U  
     好不容易脱下铅笔裙，我将它挂在钩上。我发现我穿着一条白色的女式内裤，内裤紧紧地包着平坦的下体，从胯下到小腹形成一条平滑的弧线。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面对的。一咬牙，我脱下了这条裤子，茂密的黑色丛林下是一条肉缝。看到这里，我内心已经确定一件事，那就是我现在真的是纯正的女儿身了。  
     我坐在便圈上，让阴唇对准下面。没有了以前的突起，这让我很不习惯，但不用压枪总归是一件舒服的事。  
     在体内发了几次力后，我终于找到了突破临界点的方法。我憋着气，发起最后一轮冲锋，尿液顺着深藏体内的尿道向着下面喷射而出，打在水面上形成了响亮的水声。尿尽，看着濡湿的下阴，我麻木地用纤细的右手抓住下面的嘴唇用手擦干再穿上小内裤。下次上厕所一定不能忘了带纸巾！  
     当我弯着腰走出隔间后，我发现我现在所穿的女式上衣口袋里有一张小字条。我打开一看，大致内容是让我在“苏醒”后到真谷集团去找谷斯年，他会详细告知我发生的所有事情。! m/ \; A\* H& u3 J0 H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去单刀赴会。现在我的身上没有钱，没有通讯工具，也没有身份证明，对自己发生的事情也一无所知。除了去找他确实没有太多更好的选择。\* R6 ^' E2 j' {\* d6 I9 G  
5 w; J& t, H9 \_5 \2 r( y2 X( N. D  
==============================  
  
“你好呀，叶‘先生’。或许我现在应该称呼你为叶小姐？”谷斯年坐在老板椅上，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你已经适应了你的新身份了吧。”5 |& }8 u& O6 G8 ]6 a. S6 ~% N5 o  
  “告诉我，你究竟对我做了什么。以及，马上把我变回原样。”  
   “哈哈哈哈”听到我柔美的嗓音，谷斯年开怀大笑，好一会才恢复了过来。  
    “恢复原样？你可能还不太清楚自己的处境吧。现在的叶基已经背负着大笔欠款并畏罪潜逃了，已经被列为网上通缉的经济犯了，你还想变回去吗？”  
     “我可是很善良的哟，为了把你变成女的，我自掏腰包把你送去泰国，聘请最顶级的专家团队为你做手术和术后培养，甚至为你移植了一套完整的女性生殖器官。怎么你现在不感谢我，反而来责难我？”# a+ N3 R6 i, O4 }/ X1 `  w  
      “你开什么玩笑！”我已经有些出离愤怒了，原来柔美的声线变得嘶哑。5 u0 i6 x) F5 `7 g3 c/ ?  
       “你没资格跟我讨价还价。”谷斯年微眯着眼睛打量着我，“你现在在社会上既没有合法身份，也没有足够生活的钱，想要活下去就听我的。”. F( c, C$ i9 k. l! I' e5 Z1 \/ \_0 t  
     “你想我干什么？”我开始有些慌张。- M7 w# I7 p8 S/ l9 S$ G  
       “别对我这么警惕嘛，我也不是恶魔。我给你在这安排了个女秘书的职务，明天来上班。”说罢，他递给我一张卡片，神情变回严肃：“你入职的细节找人事部的王姐，她会帮你搞定的。你最好给我卖力点干活，要是被解雇了，这个社会上可能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哟，我说到做到。”1 u+ F% ?9 N4 R0 S2 Q) i& p1 K/ p  
       我无奈地接过名片，答道：“知道了。”2 W$ W/ }) ]+ p/ h  V: G  
       正当我准备离开，谷斯年冷不丁地插了一句：”你觉得我只是单纯改了你的性别吗？“" P- l$ V. C/ k/ z- \_) x) o7 l! ~. y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有些阴沉地质问。- Q4 D: l$ d" n5 ?" g/ h" L) {  
      ”你应该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前一刻还在天台，后一刻就出现在街上，身体还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吧？“2 W. y0 \_- ^# B/ }  
      的确，这件事细想起来非常奇怪，我甚至没有接受手术的任何记忆，而且身上也找不到手术的痕迹。# O: d2 d1 y5 e$ {  
     ”你在接受手术的记忆已经在后来的深度催眠治疗中被抹去了哟，想起来那时候你可不配合了，我们费了多大力气才让你的手术顺利进行，对了“他指了指桌上的万年历，”今天已经是9月份了咯。“/ q" B6 \_; M. f4 A\* }0 `  
      ”什么？!“我有些震惊，我记忆中现在还应该是二月份才对，难道这大半年的记忆真的被干干净净地抹去了？8 M5 d+ M) ?; i$ l7 U( f( L6 M  
     ”你可以猜猜我为什么要对你催眠。“谷斯年冷笑着说道：”我在你的潜意识深处已经植入一系列无可抗拒的暗示了，估计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沉迷于男色的蠢女人了吧。”  
    “你开什么玩笑呢？”我努力搜寻着大脑的的记忆，却完全找不到一丝残留的痕迹。; X% {. w7 k" ^+ @  
       他笑了笑，不再说话。9 m+ q! ^, v+ e7 u% \7 r0 x+ i1 {; N  
8 W8 S' D8 c( y  {  
=============1 G# L6 }6 y4 P9 A: ~0 ~  
  z! w& u' D' F3 A7 z9 x' J; \  
“你就是谷总提到的叶小姐吧？”在我面前的，是穿着规整工作服的王姐，她正在电脑前快速地敲打着键盘。  
“你入职的前置手续我们已经办妥了，你只需在这里登记下人事信息即可。”说罢，王姐撕下一张单子递给我。. j8 }- F9 w9 p" N9 G  
    看着这张包含着密密麻麻格子的表单，我有点烦了难，“我还没有身份证的信息，这里怎么填？”9 W5 Z) m/ P" ]- x& T9 T& O  
   “噢，对了，你是走的特批入职。”王姐挠了挠头，“这样吧，你先把能填的信息填上，其他填不了的空着就行。”  
     “嗯，谢谢。”我应了一声，端详着这张表。不说其他，我现在连自己究竟是谁都不知道，姓名总不能填叶基这个名字吧？以现在的状况，我或许应该选个更女性化的名字，别让其他人看出什么问题来...  
     犹豫了片刻，我有些局促地在姓名栏填上了叶凝竹。这个文雅的名字是我老婆为未来的女儿取。不过后来生出的是儿子，这便被封存在我的记忆当中，没想到她竟现在以这种形式复活。  
     挠着满头凌乱的发丝，总算在自己崩溃之前勉强填满这张单子，仿佛在填另一完全不认识的陌生女人的信息。  
    将填好的单子顺手递给王姐，我四处无聊地打量着。  
     王姐扫了一眼我填完的单子，突然爆发的笑声吸引了办公室其他人的注意。仿佛在街坊那听到了一个特有趣的笑话，王姐一手捂着肚子，咯咯地笑着对着我假正经地说：“哈哈，原来你是男人呀。”8 v\* X9 ~& \& p) X: R% v( S6 ~  
     这才过了多久，我就被看穿了？: M1 }& W% ?2 k0 L% h  
     我强压内心的焦躁，在脑里努力搜寻着可能露出马脚的地方，但完全没有头绪。我试探地问了下：“你为什么这么说？”  k5 n7 y4 |/ l! }1 `  
      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不安，王姐大口地吸气，勉强从大笑中缓了过来。“抱歉抱歉，刚才我实在是忍不住。”她把单子递过来，着重指了指，“看到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孩子说自己是男的，真的很有趣呀。”$ x% y3 Y% c5 y! `! P! P& ]2 S  
     顺着王姐的指示，我很快便发现了自己犯的“错误”：在性别一栏我下意识地就填上了男。! V, }+ s; ~\* G  
     感觉脸有些火烧，把性别栏更改成“女”后赶紧把单子还给王姐，不敢再细看，不记得被王姐“嘲笑”了多久才把入职手续给办完。在手续办完后，公司这边非常厚道地将我分配到了一间二人女宿舍。而且每个月开的薪水还不低，虽然没法和以前相比，但这收入水平也能超过当地中产线。  
  
――――――――――  
   我作为一个半道出家的女人，男性遗留的生活习惯让我的舍友张姝琴叫苦不迭。\* ^) z0 H1 H# l3 m; N  
   “我真的很好奇，你真的是个女生吗？”穿着轻柔连衣裙的张姝琴看着大大咧咧看着电视的我，扶着额头苦笑着，“看你外表这么单纯可人，行为却像个老大叔。”\* N& }+ W0 a( \8 i, V  
    我有些无言以对，毕竟我本来就不是女人，当然这不能明说。我苦笑着敷衍道：“呀，我小时候太男孩子气了，直到现在都改不了。”说罢，我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 k( a% @( r6 u8 |: y  
    挤到沙发旁坐下并捏了捏我的脸，张姝琴认真地说：“作为一个女孩子，你要注意注意举止呀。说过多少次了，你这样叉开大腿会被别人看光的。”2 [. B5 r; c# Q+ D# X8 `  
    看到我听话地将白皙的大腿并拢起来，张姝琴笑道：“真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过来的，看来我必须得让你学会怎么做女孩了，不能白白浪费了你这么好看的脸蛋！”: l1 {5 N1 Z1 h\* w! K7 i2 X9 H  
     在后来的一个月，除了要学习大量工作的技能知识，在她半强迫的调教下，我学会了内衣的穿戴，女装的搭配，简单化妆方法等。甚至她来大姨妈的那天，也把我一并逮去学习观摩卫生巾和卫生棉条的使用。不过多亏了她，我在自己亲身经历月经的那天不至于太过慌乱。原来女人脑子里都要记住一个特殊的日期，相比起以前的生活来说，还是麻烦了许多。  
      现在我已经熟悉并习惯了女性白领一天的生活节奏，早上往往要提前一个小时起床洗漱。我坐在梳妆台上简单地化个淡妆：包括铺粉底、眉笔、眼影，假睫毛等，这需要消耗半个小时的时间，作为每天的必过流程非常麻烦，但不化妆就去上班又不太礼貌。1 `- Z. T' l6 Y5 ~/ |\* q: d  
     化好妆后，简单地给身体喷一喷淡味的香水，在衣柜挑一件想穿的裙子和上衣穿上，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便跟张姝琴一起出门了。她是真谷集团的会计员，但上班地点跟我是同一个地方。她是当之无愧的时尚达人，每天都有一套不同风格的搭配款式，我的搭配风格也是向她学习的结果。像我今天就穿着清凉的吊带背心，细肩和胸前大片白皙的肌肤裸露在外边，虽然挺美，但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O5 \7 L# y" Y$ U  
        ”小叶，你今天的打扮好潮呀。“几个二十来岁的少女围着我七嘴八舌地赞叹着，按她们的话来说，自从我进入这个办公室后，平均颜值被拉高了不少，而且似乎不少男同事也非常同意这点。  
     她们也是负责不同工作的女秘书，算是我工作上的前辈了。虽然从CEO沦为现在的女秘，的确有些难以想象，但能做好CEO的工作确实不代表能做好秘书的工作，有很多工作上的问题我还需要向她们请教，诸如打印机故障，总裁的时间安排等，都是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事，非常有挑战。  
          ”没有啦，小雅你们也很漂亮呀。“我客套地回复着。在跟女人们接触的短短一个月内，我悲哀地发现我的生活的小动作、说话语气等已经潜移默化地被她们”纠正“成富有女人味的样子了。8 ?6 R1 O. U3 X, U" j8 d  
   当我穿着高跟鞋走路时，会不自觉地翘起臀部；坐在椅子上也会不自觉地并拢起自己纤细的双腿。随着我身体的美被愈发地展示出来，女孩们纷纷抱怨，说是我把男同事的注意力都抢过去了。& J1 \_\* A6 c: a2 |) \_7 F, F  
   现在的我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个标准的职业女性了，身上再无一丝男性的影子，这对于想要保持自我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噩梦。我也曾想过强行恢复以前的状态，却发现记忆中那个充满阳刚气息的叶基已经消失不见，我再也想不起来自己曾经身为男性的生活轮廓。不自觉地撩起垂下的发丝，将其挂在耳朵上，我在女性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太远，无法回头了。8 Y- ?& Z3 w: I( u+ [! c: s1 a( S/ R: `  
         可能是谷斯年的催眠，现在的我不光完全忘记了男性的生活方式，身体下意识地也在抗拒着男装。比起压抑而粗糙的男装，穿上柔软美丽的女装更能让我心情舒畅。我靓丽的穿着在路上里总能吸引到路人们的注意，有女朋友的则会被狠狠地捏一顿。现在我也学会怎么享受这些炽热的目光了。  
        ”小叶，老板让你过去一下。“\* c" J. L0 \_1 ]$ c9 x6 b  
        ”好，谢谢提醒。“我站起身，拉直裙子上的皱褶，用优雅的步伐走到办公室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  
       ”请进。“9 K% o; ^3 u1 \_. Z( i  
       我走进屋，坐在谷斯年旁边的座位。  
      ”小叶，明天我的日程表你安排好没有？刚才老林给我发了封邮件，明天我要抽两个小时跟他谈谈原料采购价格的事情，你看一下有没有空当。“  
      ”好的，老板“，我乖巧地回答着。. F1 F+ V+ T' A& z4 B  
        也许是受到控制的缘故，自入职以后每当我面对他时，那股跟女性娇柔截然不同的男性气质让我心动不已。我会下意识地表现得特别听话，心里只有服伺好他的念头。因此每次我都要后知后觉得用理智按下这种想法。6 q7 x. W/ V. A  
      ”明天您在下午可以抽出2个小时的时间，我帮您在3点钟的会议后补上预约吧。“  
     ”好。“他没有多说什么废话，又投入到工作当中，没有再理我。  
      ”那我不打扰您了。“ 我微笑地站起身，整了整裙子便抱着文件走出去了。  
      走出办公室后，谷斯年集中注意在工作上的模样在我脑海里久留不散。事实上，每当我见到他，他身上的味道，样貌都会下意识地让我有些沉醉和恍惚，好几次差点影响了工作，也许这也是在我潜意识植入的暗示？作为陷害我的幕后主谋，我应该对他恨之入骨，但每次见到他后又恨不起来。  l+ j, g- T( d3 C# G, H. g' F  
    ”小叶你在想什么呢，每次见你从老板那出来就神不守舍的。“ 陈雅宁突然用双手抱着我的脸说着。  
   感受着她按在我脸颊上软软的手，连忙解释着：”没有呀，我在想工作的问题。“' I! g8 w1 n( G/ {! }7 {, G3 v  
     ”有哪个帅哥有幸能俘获我们家小叶的芳心呢？“雅宁的话引起其他女孩的注目，围绕我的新一轮八卦话题又展开了。  
   “看啥呢？”女孩狠狠地瞪了一眼对这边好奇而伸长脖子的男同事们，“就凭你们这样的条件也敢打我们家的小叶的注意？”被她的嗤笑所击溃，男同事们纷纷埋头假装工作。  
      又一个女孩插一句，”我猜，能配得上小叶你的男人，可能就只有我们有钱而又有才的谷老板了吧。“\* v7 C5 N) K3 H$ d  
     ”箐姐，别我的开玩笑啦，这是不可能的呀。“2 X5 S, j" c5 i# T2 [  
     ”为什么不可能？老板这么有钱，还是个大帅哥，不少姐妹都眼巴巴地盯着老板娘这个位置呢。“ 雅宁和其他办公室的女孩的八卦之魂一旦燃起，就很难消去了。我也经常被她们抓去听女人的八卦问题，然而我真的对此不感兴趣。为什么女人会这么喜欢这种话题呢？我想不明白。6 Z& ~: H4 R4 H5 }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其他方面的事...“我有些无奈地敷衍着。  
     ”其他方面？不像那些花花公子，老板的能力也很强。据说之前宏泰集团就是被老板正面打倒的呢。“  
     听到这句话，我心中一痛，过往的记忆一点点浮现心头。我的妻子和孩子现在还好吗？合伙人找到新的地方了吗？全公司这么多员工辛苦劳动的欠薪补上了吗？我作为一个男人，不但不负责任地抛下他们不管，还沉迷在这副三不像的鬼样子...  
      ”小叶，你怎么哭了，是我不好“，雅宁有些手足无措，递了一张湿纸巾过来，”别哭了，哭花了脸就不好看了。“  
    ”谢谢，这是我的个人原因，不是你的错。“我接过纸巾，滚烫的眼泪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打湿了桌子上的文件。变成女人后，我的性格变得这么软弱了吗？成为女性后，我也可以不必憋在心中，光明正大地宣泄泪水了。  
     趴在桌子上抽泣了半晌，我红着眼睛看着同事，”是我的不好，让你们担心了，我已经没事了。“  
    ”小叶，我们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真的很抱歉。“! D. l' w\* D' b\* `" x" F  
     ”没关系的，没关系。“我揉了揉眼，强行挤出一个笑容。我突然发现不知道现在的自己究竟是谁，应该做什么。- }( s" \_6 W1 v. U+ E4 m; p# L; D# P  
     “小叶，你真的没关系吗？”她一脸担心地坐到我旁边，轻轻抹去我的泪水：“你有什么心事的话要多跟我们姐妹分享呀，一个人很容易想不开的。”  
       “谢谢你”我握住她的手：“小雅，有你这样的好朋友真的，真的很幸福呀”0 I5 O& I1 v4 g' Z7 z  
       “我们的姐妹嘛”她笑着环抱住我。感受着两个女孩的身体相互接触的触感，我逐渐放开了心结。  
' v) J9 ]6 P3 x$ d8 A  
   做完剩下的工作后，有些疲惫地回到宿舍，刚进门，整个人便立即无力地瘫在床上。  
   我勉强伸长右手，艰难地脱下穿了一天的高跟鞋，揉了揉酸痛的脚腕。女人为了美居然愿意去受高跟鞋的罪，真是难以理解。由于工作的性质，我也半强迫地要穿上，也深刻体会到穿着高跟鞋走路是一件多么难受的事，稍不注意就会崴到脚，走路也要小心翼翼。  
    感觉脚腕的酸痛缓解后，我光着脚坐在梳妆台前，摘下假睫毛，用化妆棉沾上卸妆水轻轻涂抹面部，将早上化的妆容卸下，最后用温水洗了一把脸。看着镜子里的有些慵懒的素颜女孩，我不得不感慨化妆品的改头换面般的威力。) f4 N( i9 X" A, p  
     卸妆后我脱下上衣，将胸罩摘下扔到一边，硕大的双乳立刻弹出。这是女人一天中最舒畅的时刻，我揉捏着恢复自由后的双乳，舒畅的感觉由胸前扩散到全身，随后我活动了下因为胸前的沉重而酸痛的肩膀。凝视着镜子中那对纤细的双肩，我有些失神地想着：我这肩膀还能独自承受未来生活重担吗？  
    任由双乳垂在胸前，虽然重了点，以及走路也不敢迈太大的步伐以防晃动，但这种自由的感觉非常舒服。( z\* b  I& i7 r% Y( O- n\* c  
    趁着其他人还没有回来，我肆意地伸展着四肢无力，感受着胸前挂着的两团沉重受牵引而上下摇动着，这是以前男性所不曾有过的感觉。  
     这还不算完，身为女性的一天远未结束。我走进浴室，用温水洗干净一整天积攒的浊气。; ?. Z) s9 Z( @( m& ?9 U  
   看向镜子里隐隐约约的少女，可以说是自恋，但我确实是迷上自己如今白皙而嫩滑的身体了。揩着自己的油，我在每寸肌肤上都轻轻地捺上沐浴露并冲洗干净。. Z\* U' @5 k: F/ N  
平滑的下体更是清洁的重点。张姝琴一直跟我强调阴部清洁的重要性，比起大大咧咧的男孩，女孩太容易得各种妇科病了。  
   我扒开阴唇，用水流仔细冲洗下面隐藏的粉嫩部位，这是每天都要进行的。毕竟与男性不同，身体里多出来的潮湿部位很容易导致细菌滋生。  
    洗干净身体后，还需要进行擦头发，吹干的步骤。不像一些习惯于戴着浴帽束起头发的人，我是更习惯于洗澡和洗头同时进行。但不得不说，长发的擦干真的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8 m. \_9 [; z3 B  
    我简单地包着浴巾便走出了浴室。这里周围住的都是女人，我大大咧咧地走也不怕走光。  
   再者，这个房间只有我和张琴两个人住，生活可以更随意一点。有时张琴更是裸着身体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对其已经熟视无睹了，非要有什么想法的话，那就是她的身材不如我好。  
    重新坐到梳妆台前，我将一些护肤品均匀涂抹在脸颊和额头的皮肤上，等到干了，女人的睡前步骤才算是彻底完成。在这一个月被张琴”调教“的时间里，我已经非常熟悉这套流程。平心而论，我是觉得女人确实在外貌方面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像我以前都是起床后急匆匆冲到公司，一心扑在业务和管理上，每天都是直到入夜后才回家，躺在床上立刻就睡着。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对不起老婆。  
    写着大字，我裸着躺在床上，感受着空荡荡的下体和胸前的沉重。我今后应该何去何从呢？我已经没办法回到从前了，但以后的路我也不清楚该怎么走。没有身份的我没法在这个社会上轻易立足，难道要找个人嫁了吗？我内心的男性意识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O0 v; |8 g\* A' X# Q( Q  
! k- s& F' S) ]: R  
==============3 R  ?7 A0 t. |' F4 H\* x  
. U9 h! n# U; g2 o' {0 ?+ g; G7 l3 s  
    我来到公司已经有三个月了，在我接受了张姝琴的漫长“调教”后，我的身上，行为举止能看到许多她的影子，我们有了许多女性的共同爱好，比如周末例行的逛街，寻找可爱的甜品铺子等，我们私下成了要好的闺蜜。相较于男孩们粗狂而坚实的友谊，女孩子的友情显得像精美的蛋糕，精致而脆弱。虽然我们俩都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份得来不易地友情，但偶尔还是会有些不愉快的经历，敏感的女孩子对这类事情会深埋心中生闷气，不过得益于我残存的微弱男性记忆，我不会去互相计较而是共情地哄哄生气的她，最后总能得到谅解并重归于好，我真的不希望失去这第一个人生中的闺蜜。4 v3 p+ g. @; y$ \_. F  
   在工作上，我对秘书的各项工作已经非常熟练，俨然已是一个标准女秘书了，希望老板能对我满意吧。  
    但我对他的感觉则是变得越来越奇怪。每次看到他，我都会感觉到浑身发热，有点不好意思见他。最近这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即使没见他，他的音容笑貌也会在我脑子里浮现，并且没法打消掉，这造成了我工作效率的下滑，这种症状只有见到他本人才能缓解一点。还好我是他的私人秘书，可以经常以工作的理由见面。 2 v1 V" p\* T# t( |( d  
     在脑子被他填满之前，我要去见见他！我挑出几份他后天的会议纲要文件，敲了敲门。  
    ”小叶是你吗？以后你不用敲门了，直接进来吧。“ ' r: S0 d! G0 `8 Y& b! u  
    不知为什么，听到这种小小优待，我的心里有点飘飘然。  
     ”老板，这个是您后天需要参加的会议，我已经帮您整理好了。“  
     老板从我手中接过文件，当他的有些粗糙的手无意间碰到我时，心中泛出一点涟漪，不过他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这一小事。4 J$ w' M$ s- {; A4 u# B) M2 t  
     他仔细看了一会文件，抬起头说：”小叶，你的工作真的做得很好。能得到你这样的女秘书，我真的挺欣慰的。“他笑了笑，”你想要什么奖励？我可以给你提薪，或者给你增加一些带薪休假时间“% C. I  t' z3 C" G' F  
     听到他的这一番话，我内心有些雀跃，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地说：”老板，这是我分内的事，能帮上您的忙我已经很高兴了。“2 Y\* e9 U) w& q  
     ”哈哈，我果然没看错人。“老板开怀地笑着，”好吧，你出去吧，我待会还有客人。“0 h$ o\* `5 D5 c& k. R# A! V\* u  
     得到了他的认可，我有些激动地关上门回到座位上，斯年的脸在我脑海里不断盘旋，愉悦感逐渐聚集在小腹，并向四周迅速扩散着。  
    一边想着这张有些帅气的脸，我感觉下体变得非常空虚，看了看周围的女同事，我假装趴在桌子上，右手伸进裙子里揉捏着阴唇，快感逐渐提升，我的双眼有些迷离了。( a1 o# Z( m3 m/ r0 a' N  
     ”小叶，能帮我打印几页文件吗？“ 玲姐的声音突然让我清醒过来，差点就在办公室陷入高潮了，我心里有点后怕。  
   要是在这里被发现做这种事，即使不被赶出公司，也可能会从现在的位置被调走吧，还可能被打上”淫荡女人“的社会标记吧。想到此处，我有些不寒而栗。$ f+ c" Q$ y# c6 P  i- ~  
   ”好的，你把U盘放在我这吧，待会我帮你去打印。“我小声地回答着，掩盖着细细的喘息声。等到众人继续工作后，我不动声色地抽出右手，用从我的手袋中取出卫生纸擦干净。  
     我慢慢地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褶皱的裙子。我走进女卫生间关上门后脱下裙子，发现内裤已经湿了大半，我脱下并清洁下阴后换上备用的内裤。& w8 f. k, H  }/ d  
    当我走出隔间，看到一个陌生的女孩正在镜子前细致地检查着妆容。女孩束着清爽的单马尾，超短的牛仔裤下是一双笔直而白皙的大腿，这保养完好的肌肤和身材，与我相比也毫不逊色，这凹凸有致的身材就是吸引男人的天生尤物。  5 d. j4 \; i0 W0 w8 b  
    对此，我有些好奇。因为平时这里只有我的同事。我走上前，与她交谈起来。  L6 L' |; ?, y$ Y! d6 X  
    ”我叫林孜，我不是你们公司的人啦，我是来找阿谷聊天的。“       
   ”阿谷...你是指老板吗？“  
     ”对，对，我是他的未婚妻嘛，当然经常来串串门咯。“- C+ ^# L8 g: T& G7 ~8 h9 I  
    我非常震惊，我一直以为沉迷在工作的老板至今还是单身。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你说未婚妻吗？你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吗？“. X7 f1 Q" j/ s/ y. E  
    ”对呀，我跟他小时候就认识了，那时候还定了亲呢。“+ I% s7 J% d1 {$ ?2 @, u7 c7 g" x: k) ]  
     “是吗...祝你们幸福吧。”我已经接不下去话了，场面一度变得尴尬，幸亏后来雅宁进来解了围。  
       我忘记了我是怎么昏昏沉沉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的了，而女孩像一只快乐的蝴蝶扑进老板办公室的大门，很久都没出来。$ K( t/ b- P" \' ]+ F% H2 p. h  
       这种莫名的失落感，好难受。我想要按着胸口下边撕裂的心，之前跟老板的快乐时光仿佛只是过眼云烟。: e9 j2 b6 ?\* }0 Y- N: P  
      ”小雅，你能帮我处理一下剩下的工作吗？今天我有点不舒服想要先回去了。“5 m$ \_9 |0 W# k% W8 C5 o' m) k6 V  
     ”好呀，难道你的‘那个’来了吗？“小雅古灵精怪地冲我笑了笑，我只能强行给她挤一个笑脸，或许比哭还难看。  
      我有些落魄地走出公司，连一贯离开前用小镜子整理仪容的步骤也略去了。我看了看时间，现在的时间已经有点晚了。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仿佛这样能减轻一些我莫名的失落。我随意地披着头发，脱下女式风衣外套搭在肩上，我这沮丧的样子吸引到了一些热心的路人的安慰，他们的关怀让我得到了一丝慰藉。  
     不想走平常见惯的街道，我专往小巷子里钻，因为我需要一些去些陌生的地方转移注意力。' I: i7 \_( H8 V  
      就这么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嗅着空气中花草的清香味，我感觉心情已经恢复了一点。不管怎么说，我就是我，他就是他，不能被别人轻易地支配了心情。+ F+ l1 |( i% `4 C6 M8 U' ~' ^. n  
      这么自我安慰地想着，突然在前面有几个拿着酒瓶的男人走了过来。4 I; m# V# F$ W6 s; H  
     ”哟，看！一个水灵灵的小姑娘“左侧一个身着T恤的瘦高男子轻佻地说着，右边的一个男子则吹着口哨。3 ?- d9 h) C& @, B3 D. \_) u  
    ”大晚上的，来这种偏僻的地方，是不是想找哥哥们排解下寂寞呀？“中间的矮胖男人有些猥琐地笑着，”我们这有好多新鲜的东西哟，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我评估了一下局势，如果放在以前，这三个被酒色掏空的男人即使一起上也能轻而易举地解决。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还是推诿道：”抱歉， 我还有事，今天陪不了你们了。“1 [' x0 \_1 Z9 P' ^\* A: G  
      ”妹子呀，别这么冷漠嘛“左边的瘦削男子一边奸笑着，一边抓住我的右手。  
       ”放开我！“我右手用力挣扎着，还用左手去扒他的虎口，但他的手像铁钳一般纹丝不动。我的力量已经退化到这么弱的地步了吗？7 I\* V  n+ E9 d( S- w+ p  
     ”好漂亮的手“看着我的手，瘦削男子露出猥琐的笑容，竟伸出舌头舔上去。  
      ”快放开我！！“感受右手传来的恶心的触感，我奋力想要抽出手。我用左手用力锤击他的头部，但也无济于事。此时，右边的男人压住我另一只手，将我整个人按在墙上，”妹子，我们来让你感受下快乐吧。放心，不会留下痕迹的。“说罢，他也开始贪婪地舔起我的左手来，”好软！“0 a. C( \_/ t! d- K  
      我用尽全身力气挣扎着，但整个人被牢牢控制在墙上，动弹不得，我现在的身体真的是太柔弱了。  
      这时，站在中间的男子双眼冒着绿光，双手精准地从我的OL上衣衣领伸进去，撕掉胸罩，两只手用力的揉捏着双乳。! b0 T$ o9 d" e. f: |' c  
     ”好痛！“感受到胸部传来的痛感，我忍不住哭着叫喊，但并没有人理会。双乳弹出，我却连双手都抽不出，我真的好怕在这里失身。我想保护好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挫败感击溃了我的自尊，泪水顺着发丝滴下。0 k6 |3 E" R, \# m, V$ L  
    “瞧你这么粗鲁，都把人家妹子弄哭了，不知道怜香惜玉。”中间的男人鄙夷地说着，手上的动作却加快了起来，“妹妹放心吧，我的技巧会让你爽上一晚上！”1 h  m0 I\* z( p\* O' S  
     “不要！”大量的泪水让我睁不开眼，我带着哭腔哀求着：“求求你们放了我吧”6 n\* [" s\* \_6 E: `6 `2 [\* }' ?  
     但我的话只是引起他们的大笑和欲望，像一只瑟瑟发抖的绵羊，我的裙子已经被他们扒下。皮肤已经感受到了那根铁棒，我终于感受到了女性保护自己的无力。, F2 f& E: m+ n; b) J# f, N! u/ H  
  
  
     ”住手！“ 一记浑厚男声传来，伴随着这声音的是我面前男人的哀嚎。, L% r" a6 X8 O& P  
     还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一片混乱中抓着我的手松开了，我无力地瘫坐在地上。不一会，战斗结束，三人都趴在地上不省人事了。1 ~+ Z4 M) @# t8 r2 A2 O  
     ”小叶你没事吧？“ 这个声音非常熟悉。透过泪眼，我勉强认出来这个身影--谷老板。在确认安全后，强烈的悲伤涌上心头，我趴在他身上放声大哭。  
    ”没事了，没事了。“ 我能感受到搭在身后被弄乱的长发正被他轻轻地抚平。  
     待到我心情平复后，我意识到我正趴在他怀里，脸有些烧。我赶紧坐直。看着我的样子，他微笑着从口袋里取出纸巾，拾起我的双手帮我轻轻擦去上边的污物。  
     ”你为什么会在这？“  
     ”因为我的私人秘书有难了，作为老板我难道不应该出现吗？“/ \2 }0 ~4 @& c% B  
     听到这番话，我破涕为笑，”认真点，你怎么知道我在这的？“9 r! E- t- o( |$ W" x7 J3 a1 M  
     他的脸变得严肃，”你是我的专属财物，我知道定位很奇怪么？你的身体早就被我植入了定位仪。“ 一抹笑容突然出现在他的脸上，”这么一来，我现在，以及未来才能及时得保护你。“ 5 N1 C5 n& s8 r! A  
     ”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温柔？“我心里有些恼怒，”明明你已经有未婚妻了。“% }- j0 F$ O5 E0 L! ?8 K6 d. {, ~  
     听到我的话，他有些庄重地说着：”未婚妻？没有的。如果你是指今天来找我的那个女孩，她只是我童年的玩伴罢了，一直抓着以前小时候不懂事定下的约定对外宣传，我对她真的没有一点感情。“: e# U7 C0 u4 x( ?3 v  
      还没等我消化完这句话，他投下了更大的一个炸弹。% y4 q; i' U4 }' `7 {2 Q! H4 M+ q  
     ”叶凝竹，可以跟我交往吗？“; Z; g4 Y; q2 r  
      ”什么？“ 突如其来的信息向我的大脑袭来，以至于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我小心翼翼地问：“抱歉，你是想说...”  
     ”我喜欢你，你能当我的女朋友吗？“( @! P. ~0 x- T# `/ A  
      突然之间，一股巨大的喜悦充斥了我的心房，竟有一天我作为一个女性被男人表白了，这种奇异的经历让我有些飘飘然，但我不敢轻易接受这份爱意。& G& T8 S3 [% o' u- X) ?  
    “可我以前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这么多好女孩任你挑选，为什么要选我这个假女人？”- B5 X& b" M+ X8 \+ O\* [  
     听罢，他认真地端详着我，看得我有些害羞地别过脸。他伸出手，有力地握住了我的右手，在他那粗糙而宽大的掌心中传来温暖的感觉。% |( \_- X$ I( \0 G5 \_2 K  
    右手被他轻轻地揉捏着，暗淡的环境中，我们没一句话的交流，双方的剧烈的心跳声清晰可闻，我有些陶醉在他身上那浓郁的可靠雄性气息中。  
     他率先打破了这奇妙的沉默，缓声说道，”你知道吗？每天晚上我都忍不住想你的样子，想到睡不着觉。想你活泼的笑容 ，想你柔美的嗓音，想你玲珑的身材，想你的甜美香味。你知道我每天装着平静跟你讨论工作有多难吗？每次你的那双白嫩的手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让我忍不住想冲上来抱紧你！“ 说到这，他报复性地用力捏了捏我的掌心。9 z9 X! T! L1 s% d, R  
    ”我知道你的过去，但这并没有任何问题。我谷斯年这辈子什么女人没见过？但你身上有一种让我难以抗拒的东西，一种独一无二的东西。 你在我的眼中，比女人还要女人！“  
     一串串话语连珠炮式地轰击着我，往日的记忆自然浮现，他对我的心意我竟然一直都没有察觉到，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A) ?+ D' {0 N  
   ”答应我，别再折磨我了。当我的女人，好吗？“! F\* m6 e  ~" H/ k\* ^' L  
    我缩了缩脖子，双脸通红，微微地点了点头。9 q$ E4 r/ i" s+ A% `5 v  
  
========================  
7 F( c4 d" K  ~# @0 V; G. M  
      哄女朋友是一件世界级难事，当我为男性的时候也曾为这种事烦恼过。没有想到的是，我现在竟然成了别人的女朋友，世界真的非常奇妙。  
     当然，虽然我占据着恋爱关系中”女朋友“的权柄，但了解男人的我，并没有太过不可理喻地撒气。因此，我们之间得以维持着良好的关系。身为女朋友，可以在情人节等特殊节日受到小小的礼物，或者某一天下班后被邀请进行烛光晚餐，大大小小的喜悦相伴在这段宝贵的时光，我对此非常珍惜。不过林孜对此非常不满。在我和谷斯年正式确定关系后经常来办公室骚扰，还给我安上了”狐狸精“的外号。对此，我和老板都感到十分无奈。这让我想起来以前和情敌一起追求同一个女孩的场景，最后她成了我的老婆。而现在，我却被迫再次体验跟女孩成为情敌的经历。女性之间的感情竞争比男性之间还要激烈，表面上我们和蔼地相处，暗地里我却不断地被她中伤，由于我跟办公室的姐妹们关系很好，我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能跟她交回朋友。在她纠缠我一个月后，自知无望便再也没有在我眼前出现过了。  
      在公司里，自从宣布了我们的关系，我经常被同一部门的还没有找到男朋友的单身女孩们八卦着。她们非常好奇我是怎么”吊“到老板的。对此，我只能无奈地摆摆手。当然，对于其他的问题，我是详细回答她们的。  
     在这段时间，我的工作效率愈发地高起来，在张姝琴的指引下，我变得贪美了起来，穿着越来越有女人味，每天我早起两个小时，只为能挑选出一套合乎审美的衣裙。我跟老板的私人接触时间也变得愈发地长，我们二人以情侣的身份到处旅游，足迹遍布世界，我就像一个真正的女孩，被老板在世界各处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爱意，这真的是一段非常浪漫的时光，其中让我印象颇深的是在一家温泉酒店的经历。  
    我们这一路上都腻歪着互诉爱意，无论在车上还是在酒店。直到我好不容易才在女性澡堂这边”摆脱“了他，在这个只有女人的地方得到了片刻的安宁。任由温暖的泉水浸泡着身体，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平静。看着周围同样享受着温泉而裸露着身体的女人们，我已经没有任何欲望，有的只是将男人排除在圈外的舒心感和自由感，我已经成为了她们的一员。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舒适的女泉还是被他突破了。酒店的女服务员提着录音机走近，以一个刚好能被其他人听见的音量播着他预先录制的倾心情话，我立刻被女人们或好奇或嫉妒的眼神淹没了，由衷的幸福感从心中满溢，因为我意识到，接下来的路我可以有一个坚强的依靠了。面对着一簇簇热辣的目光，我只是笑了笑站起身，到女更衣室换回我的连衣裙，站在门口的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9 \! v9 w3 O\* X$ Z7 K# Y  
    “凝竹，真是太好了。”他结结巴巴地吐露着爱意，与平常那个严肃的总裁似乎是两个人。  
    凑在他坚实的胸膛前，我贪婪地嗅着他身上那股特有的雄性气味，莫名的安全感萦绕心中，整个人不由微微得蜷在他怀里，感受着这韧铁般的触感。  
  
===================7 X& a6 h" c( Y  
     这样的美好时光并未持续太长--直至圣诞节前夜。" c+ m- C3 x& y/ p, V2 G8 u  
     我哼着歌有条不紊地整理着他复杂的邮件，女性特有的细腻已经在我身上生根发芽，要知道像这种琐碎且复杂的工作，以前的我是不可能完善地做到的，而现在我却可以很有耐心地整理并安排好这些碎片工作。' ]& \$ y2 k6 Z6 d8 X- i  
      老板走出办公室，脸色阴沉地对我说着：”叶凝竹，我有事要跟你说。“ 听到这似乎带着一丝怒气的声音，全办公室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我身上。5 p\* |& B/ x- z8 U+ z, G5 C2 \_- [  
      怎么回事？我自认工作上应该没有什么疏漏。而且作为他的女朋友这么长的时间，我从未见过他露出这样的表情。  
     我有些心虚地走上，挺着胸壮着胆子看着他的眼睛。  
     ”你被解雇了。从明天开始，你不要再出现在这里了。我不希望再在这见到你。“老板严肃地看着我，递给我一封信。9 u6 v$ n: f) S. g) J8 ~  
     ”这是解雇的书面文件，你去找人事部把剩下的工资结算了吧。“  
      ”为什么？我...我工作没有什么出错的地方呀。“5 l& \+ h8 ?7 q+ b  
      若失去这份工作，没有合法身份的我在这个社会上就难以立足了，更重要的是，我非常舍不得跟他度过的那一段美好时光。  
     “为什么现在突然要抛弃我？”我的声音有些颤抖，双眼泛雾，心里非常委屈。  
     不料，他那冷漠的面孔一转，变为坚毅的神情。  
     ”我养你，好吗？“ 说吧，灿烂的笑容突然在他的脸上绽放，他单膝跪下，庄重地说道：”叶凝竹，你愿意嫁给我吗？“3 o$ c- \  a& d! T4 o6 f  
      心中巨大的委屈突然完全化为幸福感，我有些哽咽，说不出话来，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X/ K- G& f# }1 m5 O  
  
=====================  
  
    我们的婚礼定在了二月十五日，这是宏泰集团破产的一天，也是我发生蜕变的那天。7 s- Z1 W/ N7 k  
    当洁白的婚纱裹在我纤细的身体上，我终于理解了婚纱在女人心中的特殊地位。镜子中的洁白无暇女孩绽放着灿烂的笑容，乌黑的长发像流水一般顺着头纱搭在肩上，从吊带中伸出的白皙双臂与隆起的胸部构成了一副诱人的景象，膨大的婚纱裙摆像花瓣一样优雅地张开，飘渺的少女恍若天使。9 O" s( p% [' \  
     看着座无虚席的现场，整个真谷集团的骨干，包括我在办公室的姐妹们，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看着穿着一身笔直西装，像劲松一般矗立在台上的谷斯年，我在伴娘的跟随下缓缓走上台，接过谷斯年递给我的玫瑰花球，单手拿着轻轻放在胸前。。看着台下这么多的嘉宾，头纱下的我有些紧张。  
      谷斯年炯炯有神的双眼看着我，庄重地说着：“今天，我，谷斯年，向你许下诺言，我将成为你的丈夫。陪你同舟共济，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或者疾病，我都会永远爱你，伴你天长地久，直到永远。”+ G1 i. u  h; r- e/ O  
      沉浸在幸福感之中，我含着深情地回应道：“我愿意作为妻子嫁给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我将永远爱着您、对您忠实，直到永永远远。”  
      当我说完最后一个字，心尖有种莫名的颤动，掌声雷动。  
      谷斯年温柔地褪下我右手的洁白手套，用宽厚的大手将我的纤手抓在手中。随后，一枚闪亮的钻石指环套在了我的手指上。  
      做完这一步后，他单手环抱着我的后腰，我纤长的身体并未对此造成多少阻碍。我闭上眼睛，贪婪地感受着独属二人的深吻。  
      这一天，将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8 J. l' ]. a5 f6 B( h8 J' ^  
+ g( `2 r$ q& v$ \$ R- E+ d( x# ]  
, r' r2 e8 e$ [5 R: Z% y, x% F  
=============================' m' l$ T6 k- z& f; b  
  
   在我与他结婚后，我正式领到了一张名为叶凝竹的女性身份证和红彤彤的结婚证。社会上少了一个叫叶基的男人，增加了一个叫叶凝竹的女人。在成为他正式的妻子后，我们走访了他们家族的很多亲戚以确立关系。结婚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置办，不过幸好老谷有着专门负责这方面的人才,很快便处理完复杂的事务，我们住进婚房后，他继续出任公司的CEO，而我则进入了全职妻子的角色。1 G' l& k; f& L( L5 @# X8 Z! \_  
    “一定要帮我生一堆小孩哟。”老谷躺在床上，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加重语调地对着我强调：“可爱的老婆”。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过往...”我有些羞涩，在成为女性后，我守身如玉，从未进行过相关的体验。但我已经下定决心，今晚要把我的完璧之身献给他。  
      他强势地抓着我，三下五除二便脱下了我的连衣裙和胸罩。  
    “你怎么这么猴急，人家...也没说不帮你生。”自从嫁给他以后，我似乎已经完全忘记过往的事，只一心想着当好他的妻子。在他的面前我总是表现得一脸娇羞。$ r+ n- j+ G/ J2 v' E7 l  
     “那就对了。”他轻轻地揉捏着我胸前的两点，触电般的感觉流经我全身，让我忍不住哼出声。. v1 V7 J9 q4 q  
      随着他力度的逐渐加大，快感的强度也在不断地增大，我能感受到我的下体已经濡湿。  
      见到此情此景，他干脆松开一只手，一把抓在我的裂缝上，挑逗了里边的小点。这种敏感的触觉几乎冲散我的意识，我紧闭着眼睛感受这一切，虽然快感一直在我身体里积累，但总是在临界点之下徘徊，当他动作缓下来的时候，我下体已流出许多粘液，我的子宫颈微微收缩，空虚感几乎要将我吞没。, U; T7 f, a: |1 Y  
      看到我恍惚的样子，他邪笑了一声，“我要上了哟，你的处女之身，我收下了。”，笔直的棒子一把刺入我的阴道，我能感觉到里面的那层膜的破裂，看向下面，床单上有着丝丝血迹。我的心中泛出一阵感动，自己现在真的是他的人了。  
      “你的里面真舒服。”感受着自己的下体正包着敌人的武器，奇妙的快感从小腹产生着。0 \0 r! S9 Q6 F( I4 z  
        进行了若干次活塞运动后，我积攒的快感已经接近临界点，正等待着从突破口中冲出。2 h% B' Q+ B2 z8 d" c% n  
        “准备好了吗？”他呲着牙问我，而我只是轻哼一声作为回应。  
        一瞬间，我能感觉到滚烫的液体穿透了我的宫颈直达子宫，先前积攒的快感从小腹开始，放射状扩散，在这股刺激的洪流中我几乎失去了意识，贪婪地吸收着进入体内的精华，女人的高潮竟是原来如此强烈，是我以前不敢想象的程度。  
      不知过去了多久，当他从我身体中抽出，我喘着粗气看向我一片狼藉的阴部，部分带着血丝的粘液倒着流出，估计大部分已经被我吸收了吧。不知道有没有成功受精，我算了算自己的那个特殊日子，今天应该是我身体的排卵期，按张姝琴的说法，今天做的话我能怀上的概率会挺高。  
    真没想到自己会作为女人被男人...想到这里，我的脸有些泛红，我摸着小腹，仿佛能摸到停留在内的精液。简单清理一下平滑的下阴，我冲了个澡将身体清洁恢复至原样。但我很清楚，经此一役，我的身体已经彻底变为他的附属品了。  
  
       怀着患得患失的心情，就像一个真正的妻子，我细腻地为他打点好出门的行装，家里长短和家务都由我一手包办。虽然他也曾向我提出请一个保姆，这样我就从家务中解脱出来。但我还是拒绝了。\* \_- \0 d$ y" u# L0 Y0 w% ?( \  
       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假女人，我想试着履行自己身为妻子的本职工作，尽快变为一个真正的女性，而这最好的一个途径，就是为他生下一个孩子，而我则将成为孩子真正的母亲。每每想到这，强烈的羞涩感便使我无法继续往下想象了。' ~" o8 @( ~2 i\* w! X4 \_" u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我比他都要猴急。每天晚上，我都承担着主动的角色，任由他在我身上肆意耕耘。  
; }( Z3 z- W7 v, A( [( j  i5 V  
  ================8 m8 Q/ @\* Y4 w, g  
  
       月经没有来...我打量着自己的身体，结合进来想吃酸，干呕的一些症状，我有些激动地取来一支验孕棒。在卫生间中，我将它放在下阴，憋出一些尿液进行测试。3 n! F4 I' d5 I\* I  
       “老公，我有了！”我看着呈双红线的接过，激动地给老谷打电话，“你要成为爸爸了！”  
       “真的吗？你从现在开始全心备孕吧，别再做家务了，家务方面我会安排保姆处理的，从现在开始你要多爱惜身体，别吃凉...”( |$ W' M, |; ?# i( R  
         “行啦，我知道啦”我打断了他的唠叨，“我会照看好自己的啦，88”; A8 a- Q- L/ O; r( [1 W8 D  
          放下电话，我突然感觉这个世界变得明亮了起来。我看向小腹，似乎能感受到小生命正在里边茁壮成长，这真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曾经作为男人的我，如今竟然作为母亲去承担生育的神圣职务，想到此处，幸福感席卷而来。+ l\* t4 N% C/ g4 m  
) V7 o1 F3 b: K\* u  
- E7 g- |4 v0 y  
       当我怀孕到了第三个月，我的肚子变得沉重，已经出现明显隆起。在肚子里宝宝的影响下，我不光身体正在向着成熟女人的方向变化，连心理也开始有着微妙的转变。当在街边听到有婴儿声或者动物生下幼崽，总能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温热感，使我对他们孩子的母体产生哺育孩子的共鸣。或许这就是生物共通的母性吧  
      今天是我第一次去做产检的日子。在老公的陪同下，我作为待产的孕妇去了一所妇产医院检查，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当我通过听诊器听到自己肚子里的心跳，一股强烈的母性和保护欲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在进行测量肚围、抽血、验血压等常规测试后，我进行了最后的B超检查。# u- A5 }3 q) E  
      “刚B超检查了，我的宝宝很健康。”我一脸幸福地跟老谷说着，他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走，该兑现我对你的诺言了。”在我跟他结婚的当晚，他曾说过如果我的身体如果能怀上他的孩子，则给我实现一个愿望。当时我许下的愿望是救助所有因为宏泰破产而至今失业的员工，以及补偿我的妻儿。1 ~' d; x( i# k6 S. r  
         “相当于一年工资的款项已经给你的老员工打过去了，我也通知了人力部，对于你的老员工可以优先考虑聘请，你欠他们的已经偿还完了。”1 @6 y2 q2 F' w$ b, p8 H7 V! x" i3 D  
         “那就太好了。”自从成为母亲后，我变得同情心泛滥。  
          “我已经约好你的妻子在那家蓝莓咖啡馆碰头了，怎样，你确定要去吗？”  
           “嗯。”  
& @8 n, U" k. P, L9 {  
          我今天只穿了一件宽松的连衣裙，刚好能遮掩隆起的肚子。下意识地，我不想被前妻看到我现在这副模样。! F  \' C! h- t  |0 c/ {! t  
     当我们走进咖啡店，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的女人，那正是我以前的妻子--李欣。+ I6 v1 L% a- a% g2 K  
        “你好，我是谷斯年，曾经是你丈夫的竞争对手。”% s% N& @5 e' Z$ p% h3 p7 z  
          我们坐下后，老谷将我介绍给李欣：“这位则是我的怀孕中的妻子。”  
          我有点不太敢看向李欣，我欠了她实在太多、太多。据我的了解，她在我失踪后一直未婚，带着我的儿子拼搏着生活，一直在等着我的回来。然而我如今却已成为人妻，胆怯的我不敢对她说出真相。  @0 j4 M" d& }' k$ ^  
        “我们夫妇对你们一家的遭遇非常痛心，这是我们给你的小小心意。”老谷将一张纸条推过去，我很清楚，这是一张价值一千万的银行支票。  
        “这我不能收下。”李欣有些憔悴地看着我们。  
          “太太，还请节哀顺变，你的丈夫欠下巨额债务畏罪潜逃，即使还活着也是不可能回来的了。”谷斯年耐心地说着。0 R6 O3 Z: P: @/ r  
          “我很了解他，他不是那种抛弃妻儿的人，他最后一定会回来的。无论要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在家里等着他回来。”李欣的声音有些憔悴，却异常地坚定。她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深深地刺在我这个懦弱的男人身上，心里。. J  M! m# \8 x  
           “但是...”老谷还想说些什么。0 E& }) v8 g5 K+ |% M  
            “多说无谓，我们本身就没有过多的交集。”李欣笑了笑，正欲站起身离开。6 A# Y0 i4 S9 W" q7 L2 ~. V  
            如果失去这次机会，恐怕我再也没机会面对她了，我不能让她再继续这么等下去了。我喊出声：“欣，别走！”/ q6 e2 q  @, \# F  
           李欣转过头，有些吃惊地看着我。4 H2 t4 [8 ~; M! M: ]: f; y  
          我咬了咬牙，目光坚定地对上她的眼睛，“我是个罪人，毫无疑问地，我犯下了无可饶恕的罪行，因此我也从未痴心得到你的原谅。”  
          “我，就是叶基。”看着她吃惊的眼神，我低着头，简短地将我转变的过程告诉了她。  
       “像你看到的，我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说到这里，心中像是打翻了五味瓶，有些哽咽。/ m2 \) H1 o" K: Y" U6 b  
           我停顿了一下，待她消化完我说的话后，我轻抚着隆起的肚子说：“我已经没有能力成为你曾经那个可靠的丈夫了，我是个罪人。我有这个责任坦白，今后你完全可以再嫁，或者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这笔钱就是我向你的赎罪款，我已经再也没办法履行对你肩负的责任了。”说完这句话，我眼泪滴落在桌面。  
          她伸出手，将我抱住，久久不言。2 N. }. f: i3 m  
          感觉头发被轻抚，我抬起头，对上了她那双美丽的眸子。' y  b. ~! J# \3 \_) L  
          “你这个傻子，你这不就‘回来’了吗？既然回来了还有什么罪过呢？”李欣露出久违的微笑，“我从来就没有记恨于你，因为我清楚你一定不会逃避，一定会回来的。”& K0 g: k1 x9 }; @% T2 J# z4 j& m  
         她摸了摸我的肚子，“即使我们没法继续做夫妻了，但可以继续当姐妹呀，你这个人呀，老爱向着极端去想。我们的人生如此短暂，有何是非做不可的呢？”  
        “我会收下这笔钱的，这样你也能安心多了吧。看到你回来了，我也就放下心了，从今往后，你不用担心我会做出什么傻事，我向你保证：我和你的儿子一定会好好生活的，你就跟你的新丈夫去好好享受生活吧，不要老是拘泥于思维的小圈子里。你一定没试过生孩子吧，让你体会体会我们的痛也倒好哈哈。”  |6 D$ Q$ }$ C( \_" J, S  
         “欣，谢谢你...”我的喉咙已经哽咽，泣不成声。& }4 `- U! e# B  
  
==============1 ]3 C3 V2 w0 X+ g! ~5 @  
  
         自咖啡馆与李欣见面后，我放下了心中最后一个包袱，全心地投入到妻子与即将成为的母亲的角色当中。现在已经到了第六个月。由于公司早已上了轨道，老谷为了照顾我更是申请了半年的休假。我的肚子现在已经非常突出，走路的重心前移，上下楼梯得一步步小心翼翼地走。: E  |5 [3 Z9 d( \_8 t+ J+ b  
         “老谷，我想吃冰激凌！”大热天，挺着个大肚子，我感觉自己要累到极限了。, r( \_6 g# j9 r6 y& G5 l  
        “这可不行，万一冻着了孩子怎么办？”老谷有些宠溺地摸着我的头，“孕妇尤其要注意保养身体呀，一旦生病了事情可大可小。”; f8 G" U" C. s1 v% l# X5 H. T/ [1 @  
          “可是...”  
       “没有可是。”$ b  \  ?: l# j0 \_  
2 Y6 A5 \1 T1 V" I1 m  
        先前我也去了几次妇产医院做产检，结果一致显示胎儿非常健康，没有遗传病的迹象，这让我倍感欣慰。自肚子隆起到现在，能感觉到胎动越来越频繁，小家伙在我的子宫里打着转，活泼得很，只是苦了我这个母亲。现在每晚睡觉都要固定一个姿势，避免压到了这个活泼的小家伙。在ta的影响下，我的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半夜被饿醒，踢醒老谷给我做碗粥吃，孕妇的特权真让人有点上瘾。& n  p9 \1 E( Z  
       由于拖着这么个大肚子，我没法再穿上那些漂亮的连衣裙，只能穿着宽大的孕妇装挺着大肚子到处溜达。在出门办事的时候，我也能清晰地感受到社会对孕妇的照顾，像是地铁主动让座还是人潮中的优先，我非常感谢他们，只有自己真正成为弱势群体后，才能真切感受到社会在这种细微之处的人性光辉。/ O$ f; U' l! O# \_5 A, l  
7 B7 W' W\* J+ r% R- w  
      当我怀孕八个月时，已经逐渐接近我的临产期了，对比起以前的我，我能感觉到这个小家伙让我这个母亲的身体出现了多大的变化。我原来就不小的乳房再增大了一大圈，上边的葡萄变得更大，像是在为即将诞生的小家伙积蓄奶水，膨大的肚子出现了妊娠纹，前倾的重量让我上厕所都有困难，行动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我躺在床上和坐在椅子上的时间大幅增加。另外我体内孕激素和雌性激素分泌紊乱也造成了皮肤长出了许多痘痘，我的食量也变得非常大，对各种营养求之欲渴，说明此时ta已经进入快速发育的阶段，这让我比较安心。不过偶尔小家伙的蹦跶还会导致短暂的宫缩，让我不得。母亲为了下一代真的是付出了太多，我现在终于理解女性对孩子的重视感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肚子里的小家伙已经出现了听觉和视觉。老谷用手电筒照射我的肚子，还能知道小家伙像只小兔子一样去碰那个光点，逗得我们直乐。播放音乐也可以引起小家伙的注意，因此我曾跟老谷商量，需不需要准备一些胎教音乐的，不过他觉得没有必要，就免了。  
. z6 a6 y1 v' J: T  K- z  
         当到了我预产期的前两周，我被送到妇产医院的病房观察。看着周围同样挺着肚子的孕妇，我还是有些害怕的。一方面是怕生产时候那可怕的疼痛，另一方面是怕自己生出来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为了照顾患得患失的我，李欣也来到了病房跟我说话，跟我说她以前生出儿子时候的有趣经历，回顾我们二人的有趣往事。我发现，经历了这么一次特殊的体验后，我跟李欣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关于怀孕，关于育儿，关于教育等等，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多亏她和老谷的陪伴，我面对接下来的战斗也不再孤单。6 b6 k$ W6 \3 f5 I; W  
    “切，你这算什么？”李欣打量着我隆起的肚子，“当初我怀着你儿子的时候比你这更难受，那家伙在我肚子里可不得安生。”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的痛楚。”怀着些许对她的歉意，我低声地说着。  
     “现在你总算知道了吧”李欣有些得意，“虽然很辛苦，但生产对我们女人来说，却是一生当中最重要、最幸福的时刻。”2 z7 R\* @  G1 ]\* a  
      “哈哈，的确”，我有些费劲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似乎能隔着肚皮摸到下边的小生命，“希望到时候我可以顺产吧。”! J3 S. S% ~. W: S; |  
       “对了，有没有想过你想要一个大胖儿子还是女儿小棉袄？”李欣有些好奇地问道，“当初我生的时候你可想要一个儿子了，老天也如你所愿。这次你又怎么想？”  
         “我...”一时间没法回答，我扭过头将这个问题抛给坐在一边插不进话的老谷。  
  “哈哈，你想要什么我就想要什么，一切听你的。”老谷又将话题抛回给我。  X- P- z9 Z  X" b/ ^7 O7 j9 Y  
    我想了想，“我还是希望能生出女儿吧。”  
     “为什么？”3 q, T( ?1 H' ]8 C  
     “有很多事情，真的是在我成为女性后才懂得。生出女儿的话，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大概可以在女儿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吧，学会怎么当一个真正的女人陪你度过余生。”  
    “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女人和母亲了”老谷深情地看着我，“如果出生的是女儿，就让她随你姓，如何？”  
  “不用啦，这是我为你生的孩子，你还是想好取什么名字吧。”我幸福地说着。  
1 T, T9 ^3 ?( J$ ]5 \0 C% O  
5 J, I9 C& ^4 p5 R  
  
          明天就是预产期了，我紧张地看着已经隆起很大的肚子，希望明天宝宝能顺利出来吧。  
        当天晚上，肚子一阵阵痛将我疼醒，我赶紧摇醒了老谷让他叫来护士。护士来看了一眼我的肚子，让我吃下一颗催产药，嘱咐了一句当开始规律性宫缩后就该进入待产室然后便走开了。  
        感受着肚子里胎儿的不安定，我开始变得非常不安，有点不太敢面对接下来的疼痛。躺在床上忐忑不安地过了几小时后，肚子一阵阵剧烈的疼痛向我脑子袭来，疼得我直掉眼泪。老谷赶忙喊来了助产护士，她在我下部测量了宫颈的开口，在确定开了十指后将我推进了待产室，我让老谷在外边待命。  F+ g0 s, C; U6 F  
       进入待产室后，我看到许多同样在候产的孕妇，紧张感和孤独感到达了极致。大约过了一小时后，可以感受到我下体一阵疼痛过后流出了大量夹杂着血丝的液体，是我的羊水破了！我被推进产房。顺产孩子的过程极为痛苦，我的屁股，大腿，腰等各个部位非常疼，又像是便秘一样，剧痛让我忍不住不断地大喊，痛感就像下体被活生生撕开了一样。我双手死死地抓着病床的栏杆，配合着剧痛的宫缩用力，在经历数次地狱般的折磨后，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压抑的空气，这是与我骨肉相连的孩子！在将胎盘剥下后，我已经全身虚脱软弱无力，下体有着很强的下坠感，整个人大汗淋漓，狼狈地躺在产床上，动弹不得。. N6 ?$ |! X" z& S8 q  
       “恭喜先生喜得千金！”助产护士将这一好消息迅速传达给门外的老谷。他走进来，轻抚着我憔悴的脸，心疼地握着我的手，“凝竹，真的感谢你，为我冒着风险承受这么大的痛苦。我保证，我一定会全心照顾和保护好你们母女俩的。”  e' ?+ A0 @9 m  
    看着新生的女儿和围在病床旁的老公，我感觉我的人生已经圆满了。$ }3 M( |, }. k2 E, W; V  
  
  
  
9 v  c: Y3 Z) R: Q4 d5 a% X2 x  
=======================, G+ n% v& G! M9 T  
后记：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p. P) {  M  S2 V; ]0 F/ r# U+ C' r5 [  
, N  U% r8 i1 j7 i. d  
“小心别摔着了。”看着他们父女在草地上玩耍，我浅浅地笑着。  
     生下宝贝女儿后，幸运的是我没有留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她也健健康康地成长着。在医生的指引下，我在坐月子的时候坚持锻炼盘底避免子宫下垂。在生产完成后的一年，通过合适的运动，我的肚子逐渐变小直至完全恢复，身体的雌激素也回落至正常水平，只是我的双乳增大了好几圈，以前的胸罩也有些兜不住了，来奶的时候还会涨得很痛。在哺乳期，我专心喂孩子，在晚上老公也没有来碰我的身体了，说是要给孩子留点空间。  
      产后的一年是我们夫妇最手忙脚乱的时候，更何况我是个半路出家的女人，有很多事都不会做。幸亏富有经验的李欣经常来我们这指点。说到李欣，在我们之间的隔阂消除后，她带着我们的孩子，找到了属于她新的幸福,我也非常替她感到十分高兴。在她的第二次婚礼上，我以她的闺蜜身份出席，看到她在台上幸福地倚靠在一个陌生男人身上时，想到我跟她举办的那场盛大婚礼，心中有些莫名的失落。后来，我们夫妇和李欣他们的关系始终保持得很近，李欣也怀上孩子了，我们之间则经常聊八卦，聊老公的趣事，聊养育孩子的方法，我们两个人妻在婚后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在跟李欣的交流中，我尽量母乳喂养，也学会了给自己催奶的方法，每天多次抱着女儿，将我膨大的乳头放入嘴里让她吮吸，由于喂奶的频繁，我身体里的催奶素分泌增加，奶水的产出也变得多了起来，基本可以不用奶粉辅助。不过比较尴尬的是，当我们一家三口外出时，常常在附近找不到母婴室，面对啼哭的女儿我只能在女厕给她喂奶，看来这社会还不太重视母婴的需求。  
  
   看着活泼的女儿一天天在我怀里长大，心中荡漾的母爱让我心都要化了。  
    在生下女儿，老谷重回公司继续担任CEO的职务，成为了我们三口之家的顶梁柱。而我作为老公背后的女人和女儿的母亲，白天留在家中全职负责家务和女儿的教育，晚上与老公亲热，因为我想再为他再生一个我们的孩子。由于我已经不再需要去工作，老公给的资金也足够充裕，我在照料孩子和处理家务之余，经常约上姐妹们去购物玩耍和积极参加妇女活动，我受到了当地妇女圈子的认同。听到她们对老公不同的抱怨声，我才知道老谷这样的丈夫究竟有多好。1 M( K- R9 @8 J1 Z9 y( j$ ^: a  
   不过遗憾的是，随着淡出男人的竞争圈，我发现我原来在公司经营管理上的天赋已经消失，相关的事情已经完全不记得了，现在的我满脑子都是老公和孩子。原来那个在集团中运筹帷幄的叶基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陷入在幸福中的小女人。在教育方面，我有些拿不准自己能不能以身作则，将女儿教育成一个完美的女人。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成长经历。至于传说中难缠的婆媳关系问题，我也没有遇到。得益于良好的家庭关系，我没有得过产后抑郁，在相夫教子的过程中我已完全融入了母亲这一角色。2 u4 \_; V, j8 `$ G1 Y" ?4 T  G  
     在这些日子里我发现，生完孩子的我对老公的吸引力更强了，我们俩在晚上做的次数也比较多，是不是因为我雌性的外激素更多了呢？得益于老公那方面强大的能力，我能经常过上舒服的晚上，良好的夫妻生活是我们俩的生活调剂品，老谷在我身上的不懈耕耘很快就有了成功，我怀上了第二胎。由于有了上次的经验，在很多事情上我已经驾熟就轻，不再惊慌失措了。/ t" x8 S& v' m& `5 J  
    轻抚隆起的肚子，我温柔地看着逗着女儿的老谷。幸福人生的模样，大抵便是如此吧。' A7 Q. q! M, E5 m9 x4 V  
  
（完）